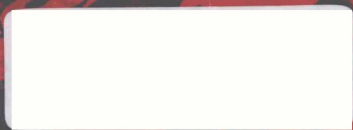


老 奎 / 著

赤 驴



作家出版社

赤驴

老奎一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驴/老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063 - 7337 - 1

I. ①赤… II. ①老…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8504 号

赤 驴

作 者: 老 奎

责任编辑: 窦海军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20.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337 - 1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赤驴
58	煮贼
67	半块字典
97	狐仙
105	八两生命
116	贼骨头
127	寡妇树
149	归山
162	过去的拉拉
169	疯狂的钥匙链儿
176	谁也不能超过我
235	胡全奎当官
321	后记

赤 驴

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交易

山村野户里就数叫驴的吼声最响亮了，第一声一下子就蹿到了半山腰，稍候一下紧接着第二声便上了山顶，盘旋几圈儿后拐弯抹角地下到山谷，叫声渐渐消失掉了。

有了这吼声，天便亮了许多，山便活了许多。尤其是放驴归来，驴们挤蹭在戏楼坪上，有叫驴，有草驴，有骗驴，叫驴吼得更加带劲儿。叫驴爱冲动，见一个叫别的就随着叫，于是叫声连成一片，惊天动地，驴吼着风风裹着吼，顺着山沟往上飘，直飘到九霄云外。叫驴一边叫一边还撵着草驴乱跑，叫驴劲儿大，跑来跑去，叫驴便将前腿搭到了草驴的后背上，没来得及做什么事儿，草驴就向前突然一躲蹿，挣开了。叫驴进攻的目标大，不一会儿就跑累了，便挨到墙根儿喘气，身下慢慢拖出那长长的物件来。

这时，饲养员王吉合走过来，拍拍叫驴滚圆的屁股蛋子，骂道：“驴日的，跑出来凉快啦，也不害臊。”然后连唬带骂地驱赶着骚乱的驴群向一队驴圈走去。

驴圈在那个年月可是个要害地方，十二间平房八间让驴占着，剩下的四间是饲养员的宿舍，并兼作生产队办公室、会计室、记工室、会议室、饲料库，那时叫小队部。其实农村老百姓都不习惯这么文雅，就是小队长召集开会，站在屋顶上，双手叉腰腆着肚子也是这么喊：“一队社员都来驴圈开会喽——”连那门口挂着的半截铁轨，也分不清是对驴敲还是对人敲。

敲响铁轨是让户里推碾倒磨的卸驴回圈，因为这轨声大都在早晨七八点钟敲响，所以学校里的学生写作文，大都这样写：“卸驴的钟声响了，我背上书包上学去……”尽管老师批评学生不能这样写，但学生们仍然驴我不分，好像不先写写村里这最洪亮的钟声，作文就开不了头，自己就没办法上学一般。让老师熊怕了，学生只得换个角度去写：“一声‘卸驴喽’的喊声，惊得我放下饭碗，急忙挎上书包向学校跑去。”有一个孩子这样写了，别人就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作文里便充满了一片“卸驴”声。

人和驴真是很难分得那么清。就说驴倌儿王吉合吧，有好多人说他是驴下的，不过这仅仅是背地里的嘀咕，当着面仍夸他是驴群中跑出来的一头人。

单说王吉合的长相，不值卦钱，就是额头上那七八道“深刻”，也没有多少重要历史意义。倒是他那红色饲养员和红色保管员的红色，让他瘦小的身躯高大了起来，黑黄的脸上放出了亮彩。你别小瞧这个喂驴的，他可是大队革委会大委员哩。再者说啦，驴倌儿也是官儿，管着四五十头毛驴，也够威风的。那年月，推碾倒磨，山村里都得用驴，没驴碾不出面，没面吃不成饭。驴方面的事儿，王吉合说了算，他不愿让你使，说驴病了、已派活儿了，气得你真想把他的丝瓜脖子给拧断，可那丝瓜是红色的，谁敢动。

说王吉合有家也没家，锅碗瓢勺在驴圈，吃喝拉撒睡在驴圈，

连德智体美劳也都表现在驴圈里。说他没家不够准当，他确在父亲那里继承下了两间破平房，里面的固定资产有一盘土炕，一盘土锅台，一个圆簋子，以及多半片席子、少半片毡子。他在家的時候，老鼠串门还礼貌些，只是行走不稳重；从他搬走后，那些老鼠就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进进出出并旁若无人地寄住下了。

这院子八年前并没这么寂静，王吉合的弟弟王祥合经常丝弦梆子地唱着，兄弟俩也经常亲娘祖奶奶地骂着，所以这里还算是个热闹地儿。他们的爹娘死得早，谁也没想到吉合祥合兄弟俩还能滚爬成了人。

王吉合是个猴儿脾气，王祥合却是个大闺女性子，会做饭会缝补。祥合到了长胡子的年龄，看上了村里一个闺女，把心事儿闷在肚里却不敢吭声儿，连王吉合也不让知道。等人家闺女过了门儿，祥合在一天早上就赤着屁股跑到街上大喊小叫。王吉合把他弄回家穿上衣裳，他就骂吉合的爹奶，以后见了东西不管脏不脏就吃，见了女人不管是谁就撵着跑，疯得不透气儿。王祥合重疯了一年多，后来清楚了些，高兴的时候也做饭缝洗，不高兴的时候就骂他哥。他哥急了也骂他，好像不是一个祖宗。

村里人说王祥合得的是色迷疯。色迷疯是喜欢女人，可王祥合是恨女人，女人都不敢到他家。他还疑心王吉合背着他找女人，只要王吉合一出门，他便跟在屁股后边。王吉合本来性子操蛋，不招女人待见，身后再跟上个疯弟弟，一晃四十大几的人了，又披了张红色的虎皮，把身上的零件儿都快捂出锈绿来了，却连个寡妇老婆也说不下。人们都说他是骡子骨头不留后，王吉合也自认为自家的坟头已经埋到地窖边儿，要绝户了。王祥合在一次疯傻起来一头扎进井里死了以后，王吉合就更没什么指望了。疯弟弟活着他还有块心病害着，去了心病倒觉得空空落落，喂上驴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把自己也归了公。平时除了秋夏把分到的粮

食放回家里，再弄出些粮食碾磨吃饭外，王吉合就很少回家走走。院里少有人走动，便长出许许多多蒿草来。

接着开头说，王吉合把驴赶进圈里，一头一头拴好，一个槽一个槽上好料，等到驴全都低头吃草，圈里响起一片嚼草声，他才展开双臂，从西到东拍摸着左右两路驴的脑袋，嘴里哼着数儿，慢慢地移向他的卧室。

睡觉的屋和喂驴的屋中间有个过门儿。那天，炕沿儿上不知啥时候就靠站上了一个人，把他吓了一跳。等看清那人是谁时，他又是喜又是愁。这时天已擦黑，借着微弱的光线，可看出那是一个胖胖的女人，她经常自豪地说咱喝凉水也上膘儿。她是本队富农王大门的老婆王凤英，村里还有一个李凤英，年龄比她大，为了便于区分，叫她小凤英。

农村女人不耐老。看上去小凤英和王吉合年岁差不多都是五十来岁，其实她才四十挂零，庄稼人模样，不很好看也不难看；衣服破旧，还算干净。王吉合打心眼儿里看不起这个出身不好的女人，一次队里分土粮食，没想到让这个女人给黏上了。

那时，社员们除了从队里领到七八成口粮，就指望着能分点儿土粮食了。土粮食就是那些麦余子、粮底子，有时还故意把好粮食掺到麦糠或者玉茭棒子里分给社员。土粮食不算口粮。一队分土粮食从来不过秤，只把大堆拨拉成小堆，全队总共四十一户就拨拉四十一堆。

那天小凤英也在驴圈外边的场上干活儿，七八个妇女把土粮食搅和好后就赶紧拿铁锨往开拨堆。这也是保密事儿，别队社员知道了攀比起来就会惹麻烦。小凤英干了一会儿，说“明儿早使驴推碾，给驴喂瓢饲料吧”，说着就丢了铁锨拿瓢挖了满满一瓢粮食去了圈那边。过来时裤腿口就用鞋带儿扎上了，腿肚子胖了不少；别的妇女见了也不言声，因为都不同程度地做了鬼。

等把土粮食分开拨匀已是黄昏时分，王吉合也放驴回来了，到房子上吆喝了几声就下来盯着，怕有不自觉的多弄了土粮食回去。一队分东西有个规矩，谁分东西谁最后走，怕少了堆落嫌疑。王吉合发现小凤英的裤腿和别人的不一样，鼓鼓囊囊的，就说：“天快黑了，妇女们都捧上土粮食回家做饭吧，小凤英先别走。”小凤英听王吉合这么说，心里着急走却又不敢走。

等社员们都把土粮食弄走后，屋里就只剩下他们俩了。小凤英说，不早了我也回吧。王吉合盯着小凤英的腿说，你把裤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再走。小凤英红了脸，考虑到只有他俩就装傻道：“裤子里的东西能掏出来么？”王吉合说：“你别耍不要脸，你要不自觉我可就搜了。”

小凤英听后心里紧张起来，站着不敢说话也不情愿把东西交出来，一分一秒地往下赖。王吉合看她不动，就走过去，然后蹲下来去摸她的腿肚子，小凤英赶紧躲开，差点儿把王吉合闪倒。王吉合火了，大声说：“小凤英，你老实点儿。”小凤英忙乞求道：“吉合叔你行行好吧，我就装了一瓢玉茭，你站高点儿我就能从裆下钻过去，饶了我吧？”

王吉合并不罢休，说：“你们这些富农分子就是该改造改造，偷了粮食还不老实，我对你说，你再不动弹我可真要亲手往外掏了。”小凤英说：“她们也都装了，你咋就光毁我啊？”王吉合说：“你还顾着攀比别人，我问你，到底掏不掏？”

小凤英看再抵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就商量着说：“吉合叔求求你别嚷了，解了绑腿带儿看把粮食洒了，你就从上面往出掏吧。”说着就松开了裤腰带。王吉合大概是气蒙了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手伸了进去，抓住一把玉茭往出抽时，碰到一团毛乎乎的东西，吓得他赶紧松开粮食把手抽了出来。

小凤英看王吉合吓成这孙样，就小声说：“吉合叔你是正经

人，掏吧没事儿。”王吉合就又傻乎乎地把手伸了进去，小凤英就赶紧捏住他的手往那地方摁，王吉合也禁不住摸了几下，感觉出跟他从小孩儿身上看到的大不一样，知道已不是什么好看、干净的东西，却也不想住了手，一会儿就把小凤英鼓捣得不成人样儿了。于是赶紧顶上门儿，俩人到那边一个空驴槽里马马虎虎地来了一回。小凤英走时，除了捧走自家分的那堆土粮食，还到瓮里挖了两瓢好粮食倒进自己的口袋里。王吉合当时还在那边驴槽旁发愣。

男女这方面的事儿，一辈子没经过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一旦招惹了如同伤口发了炎，又红又肿又脓，一时半时过不了劲儿，时不时就打起伞来，没雨也得招来雨。过了几天，王吉合早就又想了，瞅了个夹眼儿逮着了小凤英，便深深动动地癫狂了一回。

临了，小凤英说：“你也不能白闹我，使牲口还喂口料哩。”

王吉合说：“你那东西又不是玻璃格崩儿，用用就坏啦。”

小凤英说：“又不是蒜白子谁想捣就捣啊？”

王吉合说：“那咋办？”

小凤英说：“这几天老吃淡饭，给点儿咸盐吧。”

王吉合说：“这儿倒是有一大瓮咸盐，但又不能都给你，总得有个数儿吧。”

小凤英想了想说：“你刚才闹了三百二十一下，把零头儿去了，十下一把咸盐够便宜了吧？”

王吉合说：“我操，干这事儿还顾着计数儿，真稀罕。三百下就是三十把咸盐，我又没有带锯齿儿，钩着你了还是挂着你了还要三十把？”

小凤英说：“看你像个一辈子没吃过肉的和尚，生吞活剥地，我都流红了，这点儿咸盐算个狗屁。”

王吉合听说这么严重，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儿，赶紧从瓮里抓够了咸盐，打发她起身了。当时王吉合就下决心再也不干这赔本买卖了。

没想到小凤英今天却又主动找上门儿来了。王吉合又思量小凤英也许是别的事儿，咱也不能光不正经想，再说咱贫下中农也没有那么轻贱，离了她那亩地照样打粮食，没有她那山沟照样放驴。这样琢磨着，王吉合也就不那么鬼鬼促促了。

见王吉合走过来，小凤英就冲着他挤挤眼说：“还闹不？”王吉合说：“你这草驴，咸盐舔完啦？”小凤英低了头思谋了半天才说：“不是，粮断顿儿了。”王吉合硬生生地说：“断顿儿了好，也该叫你的尻嘴歇两天了。”小凤英听他的话呛人，就撇开粮食说了几句滋阴壮阳的话。王吉合吃了这话已经感受到了它的药用，却拿出无效退款的劲头，把丝瓜脖子拧得紧紧的。

小凤英见他没反应，就把上衣嗖地掀了上去，这时屋里已经点上灯，那白晃晃的肚皮和绵阳尾巴一般的奶子照得王吉合的头都晕了，身上冷一样地颤动，禁不住问道：“那那那咋办？”小凤英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这回一下一把吧？”王吉合问：“啥东西？”小凤英说：“玉茭吧？”

王吉合怔了好半天，最后还是爬到炕上抽了那条破褥子，小凤英跟着他往圈那边儿走。驴圈南墙有半间石窑洞，平时堆些柴草。王吉合在前面把挡道儿的驴拨开，两人摸到窑洞里铺开褥子就开始摸索着褪衣……

事后，王吉合问：“多少？”小凤英说：“就算五百吧。”王吉合说：“狗屁，二百五十一下。”小凤英说：“你也在数着数啊？吉合你这人，咋儿老往少里说，那东西不说话你就赖账哪，五百一下不多一下不少，我在下边儿啥也没觉着，连个数儿还能弄差了？”王吉合嘴铁得很，说：“二百五十一下就是二百五十一，

长了个那戾东西就想诈粮啊，往多里说顶多三百下。”小凤英说：“这你也和我讨价还价啊？”王吉合说：“废话，费了我的劲儿，费了公家的粮，你倒是在下面挺舒服。”

小凤英耷拉着脑袋不言声。王吉合怕拖久了让人撞见，口气软了一些说：“三百把，大点儿把，抓实在些你看沾不沾？不是没地儿下雨才不跟你扇这风哩。差不多就沾了，多给你一把牲口就少吃一把哩。”小凤英急了，带着哭声说：“在上面儿你只嫌不解气下来了就嫌多，俺们不是过不去，也不来卖戾要这不值钱儿。就是石头也该蹭出疤来了，算了，由你去吧。”王吉合也不说什么了，要过小凤英的口袋，数着数往袋里一把一把地抓粮食，多数了五把少抓了两把，用麻绳儿捆好口儿，然后对小凤英说：“我把粮食藏到一队场草垛里，打个早儿去弄走吧。”

为这事儿，王吉合又烦了好几天，牲口少吃三四十斤粮食他心疼，越想身上越不自在，夜里就睡不稳了，一晚上起来好几次，狠劲儿给驴添草；白天到山坡上放驴也总是早出晚归，一天能撵出一两个时辰，让驴的肚子吃得鼓鼓的。一个月下来看牲口喂得胖胖壮壮，王吉合的心里才稍稍平稳了下来。

平静了没几天，王吉合的肺就又给气炸了。平日户里碾面、队里干活儿把驴赶回圈，王吉合总是先摘下围脖，卸下鞍子，然后在驴身上摸来看去，没打着伤着才放人走；若是打着伤着了，他就堵住门儿跟你论理儿，脸对着驴骂你，直到嘴里嘟噜出白沫儿，白沫儿飞在嘴唇上嘴角上，直到他扎到驴水瓮里饮水解渴方才告一段落。出了门儿被骂的人才敢骂他，骂他是集体的一条看门狗。

这天黄昏，“黑鬼”和“弓脊”两头驴自个儿跑回了圈，后边儿没人跟来，王吉合就起了疑心。他给驴卸下驮篓和鞍子牵到圈外，两头毛驴后蹄子跳来跳去，屁股躲着他不让看。他用手抓

紧缰绳，把驴逼到墙角扳过屁股一瞧，驴屁眼儿外全是血，“弓脊”的还在往外滴着血。王吉合赶紧把驴拴到木橛儿上，进屋从鞍子里掏出两把棉花套子划火点着，嘴里还不停地吹着棉花，看燃得差不多了就走到驴后，两手各抓一团猛地上前按到两头驴的尾巴下面。驴疼得后蹄子蹦起老高，王吉合的腿上给踢了两下，他也顾不上疼，瘸着把两头驴拉回圈里饮了水就拴到槽上了。

王吉合把驴安顿好后就找到队长家，把情况给队长说了。队长说，这谁也挡不住，驴不打出不了槽，驴不打耕不了地，光说好话驴听不懂，你不打它就不知道干活儿，我看既然打了就算了，要是打了吉合叔我可不饶他。王吉合说，你放屁，儿女不亲长不成人，牲口不疼活不久，没有驴，就你这生产队长也不顶鸡巴啥事儿，你去驮你去扛啊。一句话呛得队长差点儿得了噎食病。队长惹不起王吉合，赶紧说好好好，夜里开个会查清是哪个狗日的干的这损事儿，斗私批修沾不沾？王吉合得了队长这话也心满意足了，又叮嘱了队长几句才抬脚出了门。

吃过晚饭，一队社员就稀稀拉拉地往驴圈走，不一会儿就挤了一屋子。来得早的占上了座儿，炕上、凳子上、锅台上、大瓮上都坐满了人；后来的有的蹲着，有的靠墙站着，有的到屋外找块石头搬进来坐着。女人们嘀嘀咕咕说笑着，互问吃了什么饭；男人们大都吸烟，有的叼着旱烟袋吸旱烟，有的把旱烟用纸卷起来吸。烟叶里掺了棉籽油，吸起来冲得很，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不一会儿就把屋子里吸得烟雾腾腾，呛得女人们直咳嗽。

看人来得差不多了，队长就从人堆里站起来说：“社员们都停停嘴，今儿黑夜开个会儿，说说关于黑鬼和弓脊的事儿，今儿后晌干活儿，谁赶黑鬼谁赶弓脊来，谁捅了驴屁眼儿了？”队长说到这儿，下面嘻嘻哈哈起来，说除非那些光棍闲着没事儿捅驴屁眼儿，有老婆的还嫌那里脏哩。

王吉合当时正在圈那头喂牲口，听到人们起哄，就气呼呼地走过来大声说：“都别不正经了，是有人拿棍儿把驴屁眼儿给捅流血了，都还高兴个鸡巴啥。”

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接着，队长一个一个问组长，组长一个一个问组员，不一会儿就把捅驴屁眼儿的人给追找了出来，一个叫秃爪，一个叫小阎王。队长恼着脸叫秃爪和小阎王站起来低下头，让社员们给他们提意见，批斗他们。出身不好的不气长，从不敢给别人提意见，只是支棱着耳朵听；有几个好事儿的贫下中农就站起来质问他俩为啥闲着没事儿捅驴屁眼儿。秃爪说，后晌赶驴往地里送粪，黑鬼磨磨蹭蹭不快走，就折了根棍儿捅驴屁眼儿，捅一下它就快跑几步，捅一下它就快跑几步，后晌还多往地里送了两驮粪哩。小阎王说，弓脊操蛋，弓着个腰不给耕地，打了两鞭子它就卧到地上了，再怎么打也不起来，急了我就拿鞭杆子捅它，它光欠欠屁股不起来，气得我就把鞭杆子一下子插进屁眼儿里了，弓脊跳起来拉着犁满地里乱跑，收也收不住，扔了家伙就往回跑，撵都撵不上，弓脊真鸡巴操蛋，欠揍欠捅。

听到这儿，王吉合把手里拿着的筛子往地上一摔，大声吼道：“反啦反啦，老虎吃了山神爷了，你俩比鸡巴国民党皇协军还鸡巴不是东西，驴干活儿慢就捅它们的屁眼儿，我看你俩也不是鸡巴勤快人，干活儿拖着屁股不往头儿里走，谁拿棍子捅你们的屁眼儿了？牲口不懂人语，你俩就不说人话、不干人事儿啦，告你们说，打驴就是打它的老子，我就是它们的祖宗，打它们就等于打我的脸。动不动就想动手，动不动就糟蹋牲口，都打死了还干不干社会主义，还革不革命？我王吉合是红保管红饲养员，我的驴就是红驴，你们这么做不是反动是啥？小阎王你真是个鸡巴阎王爷。”

王吉合一番话，说得秃爪和小阎王张口结舌，震得人们目瞪

口呆，直觉得周围的东西都晃悠起来。晃悠中一个小伙子突然不知深浅地建议道：“吉合爷爷，你老人家把咱队的驴都起叫上一个革命的名儿，看哪个还敢吱吱声、动动手。”

细琢磨这小子的话，王吉合觉得还确实有些道理。散会后，王吉合靠在被子上，把他的驴子驴孙们按脾气、能力好坏排了个子丑寅卯，将孝顶、黑鬼、秃尾巴、弓脊、铁耳朵、软难斗、鬼剃头、滑头、拗到底等等脏眼的名字，统统改为革命化的称呼，换成什么红卫兵、红小兵、红大嫂、火车头、造反派、号角等等等等。从地主富农分子家归公的驴，大都又刁又懒又不是东西，有啥主儿就养啥驴，就叫一些鸠山、胡传魁、刁德一、王连举之类的坏名儿，戴帽改造。

这样试叫了几天，队长来驴圈找王吉合了，说这么改农活儿没法干了，有几个懒汉不干活儿光盯着谁打你那红驴了，谁也不敢捅牲口一指头，由着驴的性子来，一天连半亩地也耕不了，连两遭粪也送不够，驴都成了活祖宗了，就差给它们跪下烧香了，光砸戴帽儿那几头牲口的骨头，这队长我没法当了。王吉合火着说，闲着那么多壮劳力剁肉吃哪，留着力气背炕头睡老婆哪，不啃了驴骨头你们就是不高兴，再说驴不听话也可以革它的命呀，只是不能把它们都当成阶级敌人，能不能给驴说些它们听得懂的话？能不能动手轻点儿？告你说驴通人性，人就不能通点儿驴性啦？王吉合这些话，说得队长怀疑起他到底是不是大叫驴转世了。

一队社员都这样骂他，骂着骂着就把吉合骂得更红了、名气更大了，公社表扬、大队广播，小道消息还传说县里准备树他为典型，把他的革命行动推而广之、广而告之。惊得好几家被斗户的婆娘忙到驴圈给王吉合送纯萝卜馅儿山药面扁食，还顺手拿些脏衣服臭袜子去缝洗。对这些，王吉合都是半推半就，送来的扁食都让他犒劳了牲口，他不愿落吃嘴的名儿。向王吉合问驴推碾

倒磨的也少了，口粮本来就不多经不住推倒几回，加上他都把驴挂到自个儿脸上了，谁还敢去他脸上抠？婆婆妈妈地缠得没法儿了，他就说喂点儿好料把我套上吧，蒙上眼跑起来不一定比牲口慢。可谁敢拿驴祖宗耍笑，只好大人孩子齐出动，推着石碾子往晕里转。

过了几天，本村小学校长来请王吉合给学生们上阶级教育课。王吉合也不推辞，把牲口安排好，就站到了讲台上，孩子们马上站起来先背念上一段语录，然后端坐着静听贫下中农上课。

那天，王吉合穿了一件对襟粗布棉袄，一条大裆粗布棉裤，小凤英背地里给他整治得还算干净利索。他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咱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咱们思想的是毛泽东思想，同学们记住了么？”孩子们齐声说：“记——住——啦——”王吉合又接着问：“大伙儿说对不对？”孩子们拉着长嗓子说：“对——”只有一个小孩儿站起来说：“吉合爷爷，毛主席说得对你说得不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不是核心是核心。”王吉合说：“你鸡蛋大的人知道个屁，毛主席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他老人家知道咱没文化，就是念差一个半块儿字儿也不会怪罪，稀毛儿你说是不是？”校长小名儿叫稀毛儿，大号叫王旭，听王吉合问他，赶紧说是是是，哪能不是？

王吉合高兴地咧了咧嘴，然后神秘地问：“大家说一滴儿汗水儿掉到地上能摔几瓣儿？谁知道就举起一根胳膊。”有一个男孩儿举起胳膊，得到允许后站起来问：“吉合爷爷，那滴汗是掉到石板上还是土地儿上？土地儿上是暄土还是实土？”王吉合白了那孩子一眼，没好气地命令他：“卧下吧！”学生和老师都掩口小声笑。王吉合并没有觉出哪里出错，继续说道：“就掉到石板儿上吧，哪个说能掉几瓣？”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大眼儿瞪小眼儿，瞎猜起

来。有的把自己的唾沫吐到桌子上数数儿，有的猜不出干脆就在自己的指头肚儿上画起小猫儿小狗儿来，胡乱叽叽喳喳一通也没说到王吉合的心坎儿里。王吉合恼着脸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连贫下中农的汗水掉到地上摔几瓣儿都不清楚，真是忘本了。下面全体立起来，到外面儿场上起劲儿跑，跑出汗来亲自往石板上掉掉，亲自数数到底几瓣儿。”

一声令下，孩子们喊叫着到外面跑起来。跑到十几圈儿，孩子们头上都湿乎乎了可掉不下汗来，再让跑就跑不动了。王吉合让贫下中农子弟歇歇儿，叫两个富农子弟继续跑，又跑了十几大圈儿，王吉合把两个孩子拉到墙角一块儿石板上，让他们摘下帽子低下脑袋掉汗珠。冷风一吹，两个孩子直打哆嗦，光见头发里往外冒热气不见往下掉汗。王吉合就骂这两个兔羔子也是剥削阶级，根本就流不出劳动人民的汗。骂完就让校长把碌碡骨碌过来，王吉合解开棉衣又叉开两腿，两手紧紧扣住碌碡一头的底边儿，憋足劲儿往起擗，脸都憋红了也没擗起来。校长上前去帮他，他不让，还说他年轻时一个手就能擗鸡巴起来。试了五六次也没成功，第七次他急了，把脸贴紧碌碡，撅起屁股，嘿的一声憋出两个响屁，碌碡终于给擗了起来。他趴在碌碡上喘粗气，头上已大汗淋漓，汗水顺着脸往下滴，滴到碌碡上；他忙把孩子们招呼过来，孩子们赶紧围过来看汗珠儿到底能摔几瓣儿，汗瓣儿并不太明显，就数汗珠溅出的齿齿儿，七嘴八舌地也没数出一个统一齿儿数来。

王吉合歇过了劲儿，系上衣扣，让学生们回到教室坐下，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们，当大人不容易呀，做贫下中农更难哪！我啥活儿也干过，汗流了不知多少盆子。有一年背石头修地，汗把裤裆都汗湿了，和尿了裤子一模一样，脸上的汗真的是往下流，吧唧吧唧掉到石头上，闲着没事儿就蹲下来专意儿数了数，